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二十三卷一期

2023年6月，1～35



COVID-19疫情下的在家學習： 母親作為代理教育者的視角

鄧宗聖

摘 要

本研究關注10位母親在COVID-19疫情下在家學習，使用質性研究方法瞭解母親與孩子一起進行活動、觀察孩子在家中的行為以及如何影響他們的孩子。在此背景下，記錄、蒐集與分析這些故事中的四個主題，包括母親成為代理老師、在家學習的表現、反思學習方式、覺察關係品質。結果發現，母親兼代教育者所思考到的是在師生期待和學校提供之間的不可預期性，包括線上學習對孩子的影響、創造理想的互動、直接參與課程、反思學校教育的意義、心智狀態、使用媒體的社會互動，以及在家學習產生的新體驗。母親們透過成為代理教育者，可以協助導引孩子自主學習，發展相應的技能與學校互動。母親在家與孩子一起合作，降低在線上學習的無聊並建立常規，創造互動的感受與積極的學習空間。

關鍵詞：代理教育者、在家學習、自傳民族誌、線上學習

- 本文作者：鄧宗聖 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系教授。
- 投稿日期：112年1月10日，修改日期：112年4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12年5月15日
- DOI：10.53106/168020042023062301001

Learn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erspective on Mothers as Proxy Educators

Tzong-Sheng D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verse voices of 10 mothers of homeschooler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activities that parents performed with their children, what they observed in their children's behavior at home, and how it affected their children. For this purpos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autoethnography, a method used to describe and collect experien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the opinions of mothers of their children receiving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home school during their quarantine period were elicited.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four themes gathered under these stories were picked up, including "mother to be proxy educator,"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from home," "reflect on form of learning" and "awareness of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As a conclusion, the thoughts for the mother instead of proxy educator were found to be "unpredictability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what is offered by the school,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online education on the child, creating interactional ideals, engaging in curriculum directly, reflecting on educational meaning and mindful status, social interaction of media use, and their encounter with the new experience of homeschooling. Through being a proxy educator, mothers can help

children navigate their own self-learning and promote positive coping skills and school interactions. Proxy educators working with children can reduce online boredom and establish a routine, which could create a sense of interaction, and a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proxy educator, learning from home, autoethnography, online learning

壹、背景脈絡

2020年初，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疾病稱為COVID-19，並視為全球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衛生福利部亦公告其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規範出門需佩戴口罩並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社會措施。2021年5月18日教育部宣布停止到校上課，但基於「停課不停學」原則，教師可採取線上直播、視訊教學與輔導（鄭芳淪，2021），學生進入在家學習狀態。

教學現場從原本3D場景轉移到2D視窗，熟悉的紙筆評量測驗、教材教法與教學行為也需要彈性應變，並不斷滾動修正學生使用3C規範，從課間40分鐘調整到每節課不超過二分之一的授課使用3C、鼓勵新增非同步學習比例等，雖然非常多線上平台與教材，但教師仍期待學生在家能有親職協助（黃子舜，2021），無論同步或非同步，親職的資訊科技能力，可能影響參與線上學習的動機，有明顯落差與困難、無法排練的合作顯得校師生都準備不足（馮丰儀、楊洲松，2022）。停課政策僅提供線上課程規劃，但實際線上教學執行與安排、設備使用等教學準備度似乎並不充足，花時間心力處理上線問題、使學生專注，政府、學校組織與親師生等都在摸索如何為突如其來的改變做準備。

疫情之下，教師在很少或沒有時間準備的情況下，快速轉向線上學習，引發很多問題討論，像是家庭網路頻寬是否足以支應？忙於工作的家庭如何維護學校的網路課程品質？雖然媒體科技能提供分組溝通，但佐藤學（2021/2021）卻認為效果有限，孩子不是像大人工作一樣只需要交換情報資訊與交談，在網路上是無法實現面對面提供情感、情緒上的交流連結。當學習中情感與情緒連結的角色轉移到家庭，Davis等人（2021）以用「代理教育者」（proxy educators）一詞描述親職如何在沒有任何正式培訓下轉變

為教師，一旦發現孩子在線學習有困難，這些困難會反過來增加親職的壓力，即使受過一定的教育，也會感受到疫情期間上學的困難（Harris, 2020），有些父母在壓力下除了較少積極的育兒行為，甚至會對自己教學能力感到懷疑（Roos et al., 2021）。

當社交距離限制將人際互動轉為人機互動，Soulen與Tedrow（2021）形容疫情為「轉換的時空」（transformative time），在家學習使父母更多地參與學校教育。然則，母親通常扮演家庭與學校之間核心的角色，（Hutchison et al., 2020），「以孩子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也主導女性的日常生活與勞動（潘淑滿，2005）。在前述背景下，研究者聚焦在2021年「518停課不停學事件」，臺灣於2021年5～7月間，學生從學校轉銜至在家學習後，旨在描述疫情下家庭中母職角色如何與學校教師協作陪伴孩子，形成其代理教育者的信念。

貳、文獻探討

一、疫情期間的在家學習

世界各地因疫情關係，學生在封鎖限制期間被迫進入在家學習的環境中，看似與過去在家學習（homeschooling）的形式相似，但內涵上仍有所差異，關鍵在於「主動性」：自發性地在家學習，代表家庭成員願意主動承擔教育責任，也會從學校機構外既存的社區資源，如當地社團、博物館等尋求指導並建構學習資源，進而在家庭內形成有意義的對話之可能性比學校還要高（Guterman & Neuman 2017; Sarajlic, 2019），親職參與學習經驗的建構，是對學校機構的反思（如設備由學校管控、固定的教室學習空間等限制）並從中解放產生新的學習觀點、路徑與經驗（蔡淑真、李素馨，2019）。

然則，環境所迫下的在家學習，從適應的過程中產生新行動回應自身需

求，如Watson等人（2021）研究發現，封鎖期間的人際互動與網絡連結的需求強化數位媒介的角色，這使家庭成員願意花費許多時間學習數位媒介，成為擺脫某種限制與孤立感的動力來源。此外，親職也會將一天中的部分時間，分配給學校結構的學習，卻也開始注意到孩子應有權利替換學習活動，也就是那些不被視為學校任務的事情，如以孩子選擇的書籍為主，而非學校規定的書籍閱讀（Arnott & Teichert, 2023），對需要提交給學校作為學習證據的任務做反省。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封鎖期間的在家學習看似被動，卻也創造參與的主動機會，在家學習隨著線上和線下學習之間界線模糊，並重疊學校任務和自主安排，也因此產生對學校教育的辯證。

舉例來說，Arnott與Teichert（2023）以個案研究反駁學校停課乃「學習損失」（learning loss）的論述¹，因為此論述預設學習來源須為學校與教師，也預設在家學習為被動學習，但從家庭角度來看，學校結構式學習是束縛家庭的選擇與替代學習的機會，破除預設立場才能對孩子以不同於學校標準方式學習有了覺察，並對學校安排做出反思。此外，學校教師對家庭成員如何能有意義參與孩子學習，無法給出清楚的角色與定位，像是家庭作業常是家庭和學校之間重要的溝通管道，但學校不一定能安排父母皆能參與、有目的之家庭作業，又參與孩子學校生活本身存在性別差異，母親在家庭作業經常扮演核心地位，教師對如何將學校有意義且持續地連接家庭的信念本身就是一個挑戰，疫情下學校數位化的在家學習也備受挑戰（Hutchison et al., 2020）。

儘管孩子被迫在家學習，Dimopoulos等人（2021）研究指出，如果家庭能夠理解孩子在疫情爆發後線上教學期間，應如何進行以滿足學校需求，也

¹ 停課發生期間的學習損失，意指「疫情結束時的遺忘與放棄」，在嚴格防疫規範下不能分組討論、協同合作、桌子要分開，在打散之後的學習自由與權利，還有生活上的自由也被剝奪，而對社會經濟背景較弱的孩子打擊更大，因此假設學生沒有回復到正軌，持續對學習遺忘與放棄，形成學習延遲，這就是未來的損失，那麼如何修復學習損失造成的影響，成為當前重要議題。

可以接受學校教師陳述的過程目標（例如，透過數位教學不中斷學習），那麼就會成為正向的轉化因素，即使在家學習也能在虛擬學校下引導孩子高度參與學習過程。相對地，如果家庭可接受學校將危機轉化為轉機，讓孩子有機會發展數位學習能力，卻不瞭解孩子應該如何參與進行，以應對線上教學提出的新需求，也可能將此過程做負面解讀。從前述來看，學校轉換到家庭的過程中，教師與親職的信念會相互作用並影響在家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再生產。

二、母職角色的社會建構

如前述，在疫情期間母親通常扮演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媒介，但母職概念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包含母親角色、行為、性別分工規範等（謝美娥，2009）。未進入婚姻前，男性傾向維持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女性在可能因為育兒放棄生涯發產的壓力下不願意進入婚姻（王叢桂，2004）。潘淑滿（2005）研究臺灣母職圖像，認為婚姻制度鞏固性別分工，建構「以孩子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特別在子女未成年時，其私領域角色不僅負擔大部分家務與子女照顧工作，公領域也轉換到配合孩子需求而擴展社會關係。

面對母職的工作內容時，儘管自己的事情常被打斷、同時間有家事與孩子要管而感覺生活時間有限，卻也傾向把與孩子互動當作享受，諸如生活規約、學習知識，也會當作自己的創意發想，像是不想用威脅要求孩子刷牙就得去想出其他的方法（翟宗悌，2005）。也有研究認為，把母職視為天職可能抑制家中其他家庭成員偕同實踐親職任務的可能性，如採取嚴格育兒標準，重做一次其他親職工作（杜宜展、李鴻章，2008）。

此外，即便母親就業代表在家勞動力轉為資本市場商品，但仍可能不會割捨家庭照顧者的身分，因工作降低照顧孩子的標準，倘若要符合職場機構最大利益，也會讓自己符合工作表現來定義自己，反而更強化「密集母職」的現象，亦即工作密度高、工時長減少陪伴的時間產生的愧疚，反而在照顧孩子投入的時間與心力可能更為密集，處於矛盾的處境（洪惠芬，2015）。

然則，照顧小孩的能力並非與生俱來，需要花時間學習，但不會育兒是父職的理所當然，父職育兒會受到讚賞，但對於母職卻是給予辛苦的同理心，母職付出相對被忽略與漠視（廖浩翔，2021）。時代演進下，母親到職場工作儘管打破工作或不工作而成為「職業婦女」或「全職媽媽」的對立，但兒童照顧性別化與市場化力量卻也創造出「以孩子為主」的新工作型態（唐文慧，2011），若碰上遠距、移地工作，也改變新的家庭經營型態，如應用網路科技，兼顧母職與職場自我實現（劉敬芳，2011）。

在社會的權力論述中，母職圍繞在「全母職原罪、無母職汙名與好女人羈絆」中（王雅玄，2016），以母親為對象的媒體，如《婦嬰雜誌》，也可能只是再現「母職是專家」的形象，整理各種照顧小孩的原則、技巧等細節，開放廣告進入建構消費行為的母親身體與母職意象，建構迷思並排除母職參與公領域上的可能性（陳婷玉，2010），故在面對就業與照顧相衝突時，母親通常是以個人式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會訴求制度的改革。

母職在家面對孩子的教育時，除了多擔任學校教師的窗口（謝美娟、翁麗淑，2021）²，對內還須面對親職成員在教養與價值觀上的衝突，在少子化的家庭結構與鄰里疏離的現代化生活下如何尋求孩子的成長互動機會，促使母親的個人與社會關係，捆綁在孩子學習、成長而產生的社會網絡，如共學團等（曾意雯、賴麗敏，2022），從個人私領域到工作公領域間，形成照顧模式的選擇，如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前，母職可以是全職、親職分工、隔代教養，甚至是交給專業托育與尋找代理母職，從「家人轉向代理的他者」（歐紫彤、洪惠芬，2017），學校教師相似母職的角色，孩子從家庭委託學校照顧時，教師代理母職，孩子回家後，母親必須以家庭作業形式回應學校教師，在此階段似乎增添新的教養工作，學校也形塑母職在家照顧內容。

² 儘管父職也有擔任窗口，但也多屬中產階級、知識水準較高的家庭。

三、干擾或支持？媒體科技的互動品質

在疫情期間，地理位置、連接速度、成本或設備差異都會影響數位學習環境，其背後隱含家庭社經地位與階級差異（Aboagye et al., 2020; Shin, 2021）。當線上環境成為在家學習媒介，父母則擔心使用媒體的負面影響，如睡眠時間的質量、長時間使用造成認知、語言和運動發育延遲的風險等，但卻很難阻止孩子使用，如何有一套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則是家庭要面對的挑戰（Susilowati et al., 2021）。

Li與Lalani（2020）指出，年幼孩子在線上環境容易分心，因此不能只是透過網路視訊功能複製實體課程，學校與家庭需要齊心協力提供專注的環境。

家庭與學校一樣是社會支持的來源，對孩子的學習體驗與參與、學業表現都有正向關係（Vargas-Madriz & Konishi, 2021）。因此，關鍵在於「互動性」，若原來的教學現場本身提供的互動就有限，放到數位媒體上不一定能增加學習的好感，若學習內容又涉及高互動性的活動，如動手作等，甚至造成更多干擾（Kenzig, 2015），正因疫情強制性改變，師生間的距離感似乎更強烈（Rashid et al., 2021）。

佐藤學（2021/2021）指出數位科技使用的關鍵問題出在媒體不是「教學工具」而是「學習工具」，真正要解決的不在於「使用方法」，而是「學習情境需要」，他比喻媒體科技像文具盒裡的鉛筆一樣，「需要」時才拿出來使用，不是數位產品用得愈多學習就愈個人化，甚至干擾學習，他歸納出五種可能作為「文具」的情境：

（一）資料庫

用來提供教科書以外的資料檢索，教師先設定主要概念，再打造使用科技的情境，例如颱風，課本本身是基本閱讀材料，活動中設計超越課本的解題情境，鼓勵小組協同檢索網路、觀察天氣圖資料。

(二)模擬器

用來提供模擬功能，例如在物理課使用軟體設計一座橋，實驗中確認承載量的反覆實驗過程探究思考鋼筋構造的承載量。

(三)學習網路

用來建構人際網絡，像是讓不同縣市、國家學生透過網路交流自己家鄉盛開菊花的自然環境及其文化消費市場的關係。又如查詢Greta Thunberg的演講與媒體報導後，製作自己的講稿相互交流。

(四)學習作品化

用來記錄學習歷程，將探究的學習內容重新整理與發表，例如英語課中不同時態單元編寫故事影片，或使用作曲軟體在創作主題音樂的過程中學會音與和弦的概念。

(五)創造性學習工具

用來作為如同書寫般地創作工具，使用應用軟體享受創作的樂趣，像是在美術課中設計各種幾何圖案，賦予個性化的顏色。

疫情下從面對面的教學過渡到線上教學過程，要扮演何種角色？用什麼方法使孩子保持專注？疫情會如何改變孩子與他人互動與學習的方式（Weaver & Swank, 2021）？描述如何讓疫情下日常的轉換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研究方法

一、自傳民族誌

本研究旨趣在於理解母親因應停課銜接引領孩子在家學習之經驗，因此採取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Lapadat, 2017; Markham et al., 2021），徵求參與研究者記錄並思考發生什麼變化。

本研究開始於2021年5月19日國內發布三級警戒至2021年5月27日期間，

研究者透過藝術教育協會群組發布招募消息，以群內滾雪球方式轉貼招募資訊，招募原則是家庭中具有國小學齡的母親為主，最後招募共10組7~12歲兒童的母親參與，包括研究者自己的家庭，年齡從35~45歲不等，並在2021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線上研究說明會，經研究目的與問題溝通，確保研究倫理相互同意後，參與者利用社群軟體建立LINE群組，從2021年5月28日起到學期結束2021年6月14日結束為範圍，在記事本裡每日書寫在家學習的日誌，可用文字、照片、錄音、影片等各種習慣記錄方式，書寫在家學習的事件，無論是學校安排的線上學習或自主安排的學習活動等作為自傳文本。

此LINE記事本雖然是社群媒體，但不是每件事都會置入，這涉及到參與研究母親們，選擇願意公開與分享的照片、文字、錄影等紀錄的日常事件。每位母親每天會在記事本至少分享一則在家學習事件，研究者回顧記事本中的表徵方式大致上分為流水帳式、圖說故事式與抒情評論式（參考表1）：

（一）流水帳式文本

使用錄像影片、與教師的對話截圖、照片等流水帳列點等方式，也可以只用文字列出對事件的簡單描述。

（二）圖說故事式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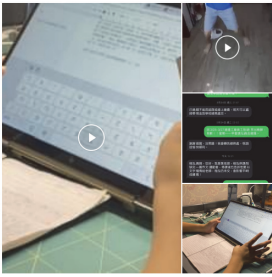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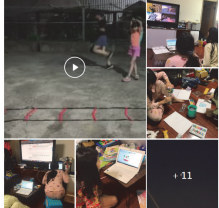
針對拍攝的影片與照片進行文字描述，可能是一天中對母親而言比較重要的在家學習事件。

（三）抒情評論式文本

著重抒發個人感受，如教師以簡訊「提醒」家長「督促」小孩，但母親藉此抒發孩子少了考試、測驗、罰寫的快樂。

母親獨自書寫後，彼此可以閱讀他人的文本，群組內也偶有回應，透過分享個人事件的敘說，研究者以其個人意願且干擾最少的方式，建立起自傳式文本的節點，從分享中比較家學習事件的共通性與差異性。

表1 自傳文本的記錄方式

流水帳式	圖說故事式	抒情評論式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5/28 第一階段學課的畫面一閃，除了在第一階段所有畫面上標上時間點外，第二階段學課的畫面則標上一些文字內容，除了對學生觀察之外，還標註了老師觀察的畫面或重點時間點，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我們拍了一連串的照片與影片來完成。第二週，只拍了幾次的加強課課後，第一週，你已經拍到了不少照片，但當時，你全部刪除掉了。
利用照片、影片、截圖等方式，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	母親採取文字描述照片、影片等中事情經過，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	母親採取文字敘說，抒發個人意見與感想的節點。

利用照片、影片、截圖等方式，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母親採取文字描述照片、影片等內容中事情經過，建立在家學習事件的節點。母親採取文字敘說，抒發個人意見與感想的節點。

之後研究者邀請母親們進行一場正式的線上聚會，每位母親訪談15-20分鐘，對其自傳文本做評估與反思，彼此相互聆聽並且給予相同或不同觀點的回饋；在回答訪談問題之前，母親們被告知研究目的並自願同意參與研究。

前述母職作為代理教育者的問題意識下，構連前述文獻建構半結構式訪談問題如表2，企圖使母親們回顧在家學習期間，對孩子做的事情、觀察的情況及自己感受做出描述、解釋、分析與評價。此外，母親們也被告知她們可以不回答問題並隨時退出。最後有30分鐘相互反饋、反思自身母職成為代理教育者的經驗，訪談與座談時間歷時約3小時，也是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敘說文本」。

表2 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信念	問題
1 形式、內容與來源	如何陪伴孩子？做什麼？誰決定所做活動？
2 學習表現	孩子在家表現如何？
3 學習方式	您認為線上的在家學習會以何種方式影響您的孩子？
4 關係品質	您對疫情期間在家學習有什麼感受？為什麼？您最需要什么？

二、背景資料

研究文本中每位母親都分配唯一識別代號，以保護匿名和隱私。然後，參與本研究的母親有19個孩子（學齡前的1位、一至三年級的6位、四至七年級的11位），表3簡述10位參與母親的家庭狀態，全職母職者共4位，全職工作者有6位。

表3 參與者家庭背景

參與者代號	子女狀態	住所	教育程度	備註
M1	六年級、八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2	六年級	新北（都會）	碩士	全職在家
M3	學齡前、六年級、七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4	三年級、六年級	桃園（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M5	幼稚園、三年級、六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6	六年級、七年級	桃園（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7	五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M8	三年級	新北（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M9	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 2 位	新竹（都會）	大學	全職工作 三年級與五年級學生曾經申請過在家學習教育
M10	三年級	高雄（都會）	大學	全職在家

三、母職代理教育者的分析面向

據前述資料蒐集，可區分為「自傳文本」（記事本）與「敘說文本」（訪談）兩種型態：前者是有意識分享自我書寫，後者是回溯有意義的事件後再重述之文本。研究者使用前述兩類文本，乃聚焦在處理自我（研究者）與眾我（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對探究對象的思想意識並做反思（何粵東，2005），亦即研究文本選取重組母親的敘說，其所再現的是關於母職從既有照顧者（私領域）兼代教育者（公領域）中建立之信念。

然則，要如何辨別原先照顧者與代理教育者的差異？研究者假設師資培育制度生產的教師具角色專業形象設定，故對自己教學行為與效果有所期待，其生產之課程與教學，則是為了支援學生能接受傳遞並轉化生產知識，並以直接（練習、回饋、評量）或間接（正反例、探究質問、團體討論等）活動、策略、資源等建構學習情境（沈翠蓮，2004）³。相反地，母職有其照顧範圍，且因學齡差異有所不同⁴，例如母親在學齡階段要處理溝通家庭作業的完成與被教師提醒孩子在學校有不當的行為等負起教養責任（Nelsen et al., 2007/2020），或許母親須與教師溝通作業與在校行為而形成母職，但卻不會覺察與探問教師如何建構學習情境及其作業產物。

據此，疫情改變了學習空間，「停課」破除學校為學習空間的預設，「不停學」將實體課表、模式與常規轉置線上空間，「在家與線上學校」成為「真實的」學習情境，無論母親是全職或需在家在職工作，原本教師在教

³ 培育師資過程中，著重在教師技能風格的建立，不只是熟悉課程計畫、測驗評量、問答技巧、小組運作、班級經營、教室布置等一般教學技巧，同時能掌握某一學科知識及其相關的教學技巧。

⁴ 母親處理照顧的問題在學齡前可能有斷奶、洗澡、尿床、咬人、吃飯、午睡、說不要、鬧脾氣、抱怨、頂嘴不敬、恐懼、性探索等；學齡期的可能有手機使用、家事、零用錢、穿衣服的拉鋸戰、藐視、不聽話、叛逆、剪頭髮、看醫生、公平與忌妒、朋友吵架、說髒話、說謊編故事、告狀、發牢騷、缺乏動力、霸凌、注意力缺乏等；青少年時期可能有電視、電子遊戲、電腦等電子產生的使用、交友問題、物質主義、自殺與自殘、手淫等（Nelsen et al., 2007/2020）。

室公領域空間行為疊加在母親的照顧私領域，這種疊加狀態不易用簡單定義來判斷，但判斷母職代理教師的信念如何發生，關鍵在：「分擔教師責任的行動」。舉例來說，母親檢查孩子回家功課的行為（私領域），過去只是擔任教師窗口，但在家學習時還需如協助介紹課本內容、在網路上檢索課程主題等、課堂指定作業需一邊指導如何跟著教師的指令去完成（公領域）。即便在線上，教師仍可以擁有指導行為，但在此之前母親並不熟悉孩子如何在教室遵守常規與工作，進而與教師合作互動過程產生代理教師的信念。

本研究分析的部分聚焦在母親訪談的文本作為「直接引用」的敘說，展示母親在家學習的「多重真實性」（洪瑞斌等，2012），LINE記事本中自我揭露的文本則作為三角檢證的敘說，有部分會間接引用文字，穿插在分析文本。故自傳文本會以HS作為編碼代稱，敘說文本會以NI編碼代稱，間接引用的呈現標誌如M1-HS代表編號1號母親的自傳文本，直接引用的呈現標誌如M2-NI代表編號2號母親的敘說文本。最後在分析階段，透過相似性原則，將類似事件與敘說並置，對應研究問題形成討論。

肆、研究結果

一、母親成為代理教師：信念來源、形式與內容

疫情期間，所有戶外與社區的學習空間皆已封閉，學校教師為掌握學生的學習情形，親師合作關係變得更加緊密，母親收到學校教師簡訊、信件，如「督促貴子弟準時參與課程」、「協助將作業與上課學習內容上傳至班級網頁」，無法參與線上課程還需要「督促貴子弟按照班網學習進度進行自主學習」（M8-HS-0528）等，母親賦予部分「班級經營」職責，維持教室日常與班級常規。

由於學校轉換到「在家」，教師則邀請家長成為共同協作的「代理教師」，並賦予教師家長能夠共同負起學習者學習成效的責任：

……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會變成三方連結，比方說作業沒有繳交，老師就會一直提醒，變成家長要去盯……。 (M1-NI)

……我知道有些老師會交代影片、自己完成功課，或使用均一類似的平台做題目之類的。但我們老師抓得很緊，一早會提前20分鐘就會開會議室也會點名，大部分一開始就蠻認真地在線上。我們家哥哥也沒有讓我操心，他的功課也會自己交，下載與上傳作業，也有下廚做菜的功課，所以我在做菜的時候他也就會馬上過來……。 (M3-NI)

然而，課程轉換到線上時，並非所有教師都處於「準備就緒」狀態，母親從收到教師電話的提醒，同時也感受到教師擔憂線上教室無法運作順暢 (M4-HS-0530)，為了盡量讓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的差異縮小，但個別教師之間的作法與策略也有所不同，於是，母親在這段時間能夠完整進入到「觀課狀態」，甚至開始對教師經營班級與教學方法有了自己的感覺並提出疑問：

……我蠻佩服我們的學校，第一週是丟一些連結，家長們都很慌張要去找一連結與電子書，到了第二週就全面線上，因為學校是桃園的大校，人口數眾多，所以就做了一個課表的東西，一目了然第幾節點哪一個連結，不會有問題，還有一個公布欄會直接了當的交代功課……。 (M4-NI)

……老師不是用直播的方式，而是會預先把上課的東西預錄好放在YouTube，早上把這些連結發給學生，也會放到網路硬碟。讓學生可以去透過平板看所有的課程，這些課程的缺點是完全沒有互動，小孩會以為只要把影片放完了就是課程上完了……。 (M6-NI)

當母親的「代理教育者」角色意識逐漸清晰時，逐漸把教師上課時間也當作自己需要付出的時間 (M9-HS-0603)，甚至把自己比喻為「母鳥教小

鳥飛翔」，而自責自己做不到像母鳥一樣，一天到晚都在因為孩子的學習態度而生氣（M7-HS-0604）。母親也開始同理教師是如何看待孩子的觀點與角度，進一步觀察自己孩子的學習狀態與特質，進而加強對自我與孩子之間的學習關係及教育責任：

……大的六年級升國一，他基本上知道停課的時候，老師迅速把課上完，回來以後就是固定早上打給老師點名，再來看有沒有其他科老師發的作業，再去繳交就沒事了……一開始我想說沒事情，後來老師說他沒有繳交作業，後來就上午上班下午在家就會注意這件事情，小的可能就是不太會用，每次就是最後繳交或是沒繳交，要固定時間幹什麼，小孩也沒有上線，因為被其他家長提醒才再打電話回家。很想不要去管他們，但都會被提醒要去管他們……。（M5-NI）

……我不是全職媽媽，有兼職教鋼琴，因為線上的關係我會把教學延到他們上課之後。在疫情之前，我沒有太多時間看孩子的功課，這也是我要檢討的部分，變成一種惡性循環，如果我下班回來看功課，時間會拖很晚，但疫情時我整天在家，功課可以即時看到幫他繳交，避免來來回回的過程，讓我省力很多……。（M4-NI）

全面在家學習期間，教師會不斷提醒叮嚀母親要在旁邊注意學習狀況，但母親為了減少在視訊後，教師又再次連絡提醒注意孩子上課問題與行為，因而遵照學校教師的囑咐，從旁觀看孩子上課的情形（M7-NI）。母親在順應教師對孩子的要求下，像是一起閱讀生活課本外，還要陪著孩子講完節慶的由來，看有關主題節慶的資料影片，以及完成最後指定的主題圖畫作業（M3-HS-0602），母親一邊執行原本檢查作業的照顧角色，一邊肩負帶領閱讀、指導技法等教育者的角色。對有工作負擔的母親來說，為了協助教師完成線上課程，還需要帶著孩子移動到家外的地點上網，兼顧孩子的學習情況（M1-HS-0602）。學校在不同學齡上，也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像低年級

沒有線上課程，但學校似乎會擔心學生之後補不了課程，所以也會開短時間的線上課程，不同學校教師也不會對線上課程的政策照單全收，母親也要適應學校教師和新科技抗拒與協商的行動。儘管過程並不輕鬆，但小孩在家學習的真實情景，如無法安靜聆聽、坐不住等因素，也可能增強母親轉換自身為代理教育者的信念。

二、關注在家學習的表現：上線的人與離線的心

在家學習後，母親看到孩子初次上線時每個框框裡的小孩都很興奮，但似乎忘了要上課，相互彼此聊天，忘了教師的存在，在完成自己每日學習後，會去找屬於自己的歡樂時光（M8-HS-0530）。學校虛擬化為數位訊號，螢幕另一端的教師並無主控權，無論是聲訊或視訊，若這些內容無法引起興趣，仍然不會因為新科技功能中添加新意而感覺更加有趣。

……開始覺得溝通變得特別重要。在家自學的時候一直看著手機、盯著電腦，我就得過去確認、溝通。但小孩就會覺得這堂課不重要，我就會說那是一種態度，多了一些爭執。在這段時間就一直在磨合這件事情……。 （M1-NI）

……只是開音訊的話小孩不會太專心，有些老師就會要求開視訊。但小孩的專心度不容易掌握，變成家長要去專注。我希望老師交代的作業小孩能按照時間完成就可以了……。 （M2-NI）

……老師用錄影上課，我的負擔就會變大，我雖然在家上班，但還要幫忙再確認，我們家雖然只有一個小朋友，但是有平板、電腦，他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我基本上不太管他，我希望他對自己負責的狀態。每天上完課後，我會確認該交的功課都交完……。 （M6-NI）

在家學習的母親，會被孩子無法專注、鬆散、沒有團體紀律的問題困擾，像有些孩子就會「打開腳、躺著看」、「另開新視窗、打開影音檔」，

孩子會不知道線上上課仍然需要該有的「秩序」，在沒有教師管控的情況下，行為就會失去控制，母親轉向思考「如何引導」才能提高孩子主動學習興趣（M7-HS-0531）。這項挑戰開啟親子間學習態度與行為的溝通，進一步激發母親對如何在家代理教師產生相對應的感想。母親們更加注意孩子的「主動性」，並期待孩子能展現在面前。

……一開始沒有開視訊，就會自己在下面打電動，後來有家長反應才開視訊來確認……平常就不喜歡接到老師電話，但這段時間就會直接……家長很怕老師，但小孩都不怕……。（M5-NI）

……我剛好這段時間公司可以讓我在家上班，24小時可以跟小孩在一起，小孩上課的時候我不會管他，但我會檢視他今天上課上完了沒有，像是上完數學課，我會問他你都懂了嗎？我會繼續問你解釋這題給我聽，小孩會說好像有點不懂。小孩有些敷衍的傾向……。（M6-NI）

……或許他慢慢有自己的想法，會選擇哪一堂課，老師的課程比較有興趣就會願意去聽。但哪一個枯燥乏味，就會默默地把音檔關很小聲，我就會問：你聽得到嗎？我後來不太想再去管這些，看這線上上課，他也痛苦我也痛苦，感覺我一直在限制他，可能我還沒有找到好好溝通的管道，只能對當下不好的上課狀態我就會想提醒他……我直接看到就會去說，我與他的關係就會衝突。……。（M7-NI）

在實體教室的空間，教師掌握教室教學的主控權，但在線上教學時就不一定如此，像教師使用視訊上課、用簡報與孩子互動，但主控權不在遠距的教師那一端，儘管教師會用各種說服策略，像是說「要錄影，校長會看」，孩子比較不會在看不到的情況下做其他的事情（M10-NI）。母親會發現小孩可以關掉視訊，直接聽教師說什麼，但教師卻不知道學生在做什麼，讓母親感覺成為代理教育者後，與孩子的溝通更加迫切。假如教師都是照著投影

片講授，即使同步網路支援雙向互動也無濟於事。

相反地，自停課後，如果教師出的題目與「家事」有關，像是「陪媽媽煮菜」的功課，這對母親來說能跟孩子更加親近，孩子會積極的在廚房幫忙，正好能趁機好好教他如何烹飪（M4-HS-0604），母親可以提供額外的時間來，彌補線上學習上互動的困難，也補充「課本之外」非語言的學習線索與情境。

三、反思學習方式：分頁科技與互動空間

當所有能夠移動的社會空間都被管制後，數位媒體將資訊尋求、社會互動、尋求娛樂與情感交流的空間也全部濃縮包裹在螢幕裡。

由於使用數位科技並非學校體制教學裡的常態，學校教師在無法掌握學習互動的情況下，只能出作業，甚至週末還會有新的作業要寫，這是以前在學校不會發生的狀況，學校對線上課程的應用，除了「上課」就是「出作業」（M2-HS-0606）。停課不停學增加媒體使用的時間與強度，課程與其他娛樂功能的遊戲、社交功能的聊天相比，反而更凸顯在家線上學習的「無聊感」：

……我不想要這種自學，我的女兒會想說什麼時候可以回學校，因為在家裡很無聊，兒子也會無聊的時候就會打電動……。 （M1-NI）

……體育課、藝文課的老師都一直在放影片，你放了影片，有些孩子就會覺得很無聊，也不會跟老師產生什麼共鳴。我兒子就會說，我可以不要上課嗎？都一直在播影片……。 （M7-NI）

……國文老師帶我們孩子學中文，我有一次在電腦操作上示範了一次開左右兩個分頁放在同一個螢幕，老大學會了開分頁，有時候就玩遊戲、混水摸魚，這種狀態久了，孩子就知道怎麼鑽這個漏洞，當然他也從來不會讓我們擔心功課……。 （M3-NI）

學校規定也會因應情勢改變，像是課與課間的休息時間從10分鐘改為30分鐘後，母親發現孩子剛開始還會走出房間，但時間拉長後，會自己利用科技產品和同學通話或玩寶可夢（M5-HS-0601、M3-NI）或利用休息時間組積木、玩電動、猜字謎（M10-HS-0606）。課堂作業數位化後，數位化作業可以立即回傳，與拿著聯絡簿回家檢核相比輕鬆很多，也被母親們視為一個優點，但學生無法在電腦前自主控制，電腦與手機都可以開很多「分頁」去「分心」在其他的事物，想要「摸魚」的話，一定是有辦法的（M2-NI）。媒體科技無法複製真實的上課環境，像是體育課也只能在房間有限的空間裡對著電腦動一動，自主學習也都只能頻繁地使用「眼睛」，完成教師交付的作業與學習內容（M4-HS-0604）。母親感受到孩子在家的態度與感覺和在學校就是不同，這可能起因於有「上下課」轉化與團體規範，被窗牆包覆的教學現場，教師可以看到表情、知道反應（M10-NI），但移出學校場域的教學現場，原先這些行為訊號就不易偵測或隱而不見。

……我發現小孩下課時間也會待在房間裡面，可能下課時間也就是利用電腦玩遊戲，相較於學校上課，就會去打球、玩遊戲、去教室外面走度，會跟家裡的情況不太一樣……。 （M2-NI）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是YouTube自己看，但後來有家長反應，老師開始有開放一兩堂課有線上互動，小孩因為有互動會比較專心、願意聽老師講……。 （M6-NI）

……因為是學校要求需要這樣，我們就配合，所以會去借電腦來做這些學習，有其他媽媽就不願意去借讓小孩碰3C的產品，覺得太多了，會讓孩子覺得自己就要上網去碰3C產品……。 （M7-NI）

……老二變得比較油條一點，他不是開左右兩個分頁，而是開另一個分頁跟其他人聊天再關起來，因為螢幕上太多格子，老師根本不太可能注意到誰的眼神對焦到鏡頭上，到後來有一點點鑽漏洞的情況……。 （M3-NI）

此外，師生間的每一段互動都內含知識建構的過程，因在家學習緣故，母親能夠直接觀察到教師的上課風格，相較過去只是把孩子送到校門進入學校，直接參與觀課的經驗卻實是難見的場景，像是當孩子對數理比較有興趣，母親會觀察到數學教師跟孩子互動好的時候，孩子的專注度與上課的吸收，就跟其他照本宣科的教師不一樣（M7-NI）。一旦母親加入與孩子共學的情況，經歷一段學習歷程，就有可能將媒體科技與數位學習的意義做反思並帶來真正的翻轉。

……社會老師講到綠活圖，我們有參加荒野親子團，當時我與小孩就有一起畫這張圖，後來我們因為要做這個的關係，學會了一些Power Point的繪圖功能，也學會應用Minecraft，學會以前我們不曾用過的東西，這是學習方面比較正向與好的面向……。（M3-NI）

時間一長，母親甚至感受到自己的最大收穫，是為了解決連線的上課問題開始做了很多電腦應用的學習，也發現孩子在功課與學習意願上沒有進展，在電腦和網路應用的能力進步更多（M6-HS-0607）。此外，科技也有另外一種用途，像是體育課教師要驗收跳繩結果，因此母親要在現場掌鏡，不斷重複為了錄製出一個符合體育老師要求的跳繩錄像（M5-HS-0610），似乎媒體科技也扮演了學習見證者的角色，母親們面對孩子在家學習過程中產生的感覺與反應，從孩子行為反思線上學習的問題，對於教師而言，如何掌握好時間並產生互動，確實是一個難題，班級大小、年級高低都有其班級秩序與學習風氣，需要付出時間精力去經營與管理，母親代理教育者時也需要給予相對應的關注與互動。

四、覺察關係品質：母職兼代教師的領悟

母親兼代教師的效果，有時會令人挫折，期待孩子能返回學校的理由，就是小孩對教師比較不會敷衍，畢竟教師在社會文化中是賦予神聖任務的角

色，母親擔心自己無法勝任教師的角色（M6-NI）。不過，當母親代理時間愈久，也會觀察到所謂的學校，應該是「創造互動」的地方，孩子無論是直接與老師溝通或觀察同儕，這樣「臨場」的吸收會比較好，也因此母親們愈能感受到「互動」是孩子學習的核心動力。

……回到家就是一個放鬆的地方，跟學校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有老師與同學，老師就是那個權威，不是那麼放鬆。所以回到家裡這個放鬆的地方，可能就會比較鬆散與隨興，但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像在學校一樣……。（M2-NI）

……可能50分鐘上完之後我的孩子還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我發現我的孩子不是需要老師的講解，而是比較需要老師所帶給她的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要是比較貼近她的人事物，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如果用一般老師的範例，我的孩子似乎吸收的沒有很快、很完整……。（M9-NI）

……返回學校學習儘管效果只有50%，但總比在家自學只有20%、10%……有大部分家長傾向放影片，認為聽不懂可以回溯，但我認為這是大人的一廂情願，我不否定有興趣的孩子會自己去玩這個東西，但前提是要有興趣才會去……即便孩子是內向的，但在課堂上可以聽人家發言、互動的狀態可以互相學習……。（M6-NI）

母親偶爾也會與孩子交談，是否想要返回學校？孩子會表達出對學校的渴望。雖然母親可以與孩子約法三章、明定規定，但在家學習卻不能完全控制使用媒體的時間，像是跟母親說教師要做什麼，但事實上卻沒有（M7-NI）。母親意識到問題時，就會在旁邊跟著參與線上授課，有不好行為就會立即糾正，如果母親沒參與，同樣也會收到教師提醒（M10-NI、M10-HS-0612），為了減少這種情況，母親則更加參與實際課程與孩子互動。

……我的小孩比較活潑，他會在線上上課的時候去干涉其他同學注意一些規矩，像是你的麥克風沒關、後面你的妹妹走過去了……，我當時在旁邊很想要叫他閉嘴，但是還是很忍耐，但我得去模擬這正是他的上課狀態，媽媽其實不能去干涉他上課情況，我會去想，你的老師不會有意見嗎？你一直在干涉別人的瑣事……這對老師也是一種挑戰，對家長也是一種修煉，要去考慮自己此時的身分是家長、還是支援者或整個放給老師處理……。 (M4-NI)

……老師要從畫面上去教孩子數學，有些落後的孩子學習感覺沒有那麼紮實，不像是在面對面的感覺，有種困難……孩子後來有說希望還是回學校去，可以有人一起玩、打球、運動什麼的。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回到不要那麼封閉的環境裡……。 (M3-NI)

有母親也會提到，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學校教師過度自信以為學生很快就能回學校，所以沒有很積極地給功課、作業與學習的方向，直到知道沒辦法完全解封，那時才開始正式進入到線上學習狀態 (M8-NI)。不過，一個半月的封閉時間，母親與孩子之間體驗到的不只有學校常規下的規劃課程，在完成規定的作業後，在家裡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嘗試學校之外的東西，像是畫畫、煮菜、縫紉等不是教師要求的學習 (M9-NI)。家中若有不同年齡的孩子，年紀愈小的線上課程愈需要陪同，線上作業也都是由母親代為上傳，年紀稍長的孩子也就適應進入線上學習，教師連線進來也多半就是聊天看看大家學習狀況如何，母親則關注在學習現場以及孩子使用時間的方式 (M9-HS-0614)。

隔離管制措施下，無論是上班或上學都被限制在家，母親有同等時間陪伴孩子，也意識到完成學校作業後，能夠一起學習與活動的時間變得比較長，甚至非學校規範的學習活動可以進行到更晚。

……在一個半月間能意識到有足夠的時間能去分配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完成作業與完成學習這件事情就沒有時間性，這些東西就對她來說不會像以前那麼痛苦，她不用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完，她有更多的時間去完成她想要完成的東西……。 (M9-NI)

……在家學習這段時間，學校老師釋出很多你平常不會去使用到的學習管道，正好因此蒐集到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與平台……同樣的學習內容，我發現孩子只需要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學到一樣的學習內容，但跟著班上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在學什麼……。 (M10-NI)

母親們開始會去比較「在家學」與「在校學」之間的差別，發現老師們很難在同時間要照顧所有人，反思教師在沒有足夠的時間下孩子如何主動詢問並理解上課內容。母親們一開始不敢相信自己能代理教師，但在線上課堂裡可以看見其他孩子與自己孩子在學習的習慣與狀況下的差異、教師領導風格的差異，而也增強瞭解自己小孩個性與特徵及學習的需要。

一場意外的疫情，開啟母親們對關係品質的覺察與領悟，數位科技替代教育現場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帶來更多的似乎是限制與煩惱，但不同於教師的是，母親們可能更關心究竟什麼樣的內容適合在學校和教師與同儕進行？又有什麼樣的內容孩子需要直接的體驗與互動？又有什麼樣方式可以更貼近自己的孩子？從孩子上學到孩子在家學習創造出詮釋的新起點。

伍、研究結果與限制

一、研究結果

參與研究的母親們，回憶起當實體學校轉為線上學校後陪伴孩子的時刻，似乎很難認為在家學習是容易或絕對的開心愉快，陪同學校教師一起因應的緊急情況，母親從照顧者的自我認同，突然間被拋置在代理位置時，經歷某種存在的意義：無論母親是全職或兼職，兼代教育者角色時，母親必須

調整自己原先處理家務或上班工作的時間與孩子相處共同學習，執行班級的「學習活動」似乎比擔任照顧者還要感覺陌生或操煩，因此並非全然享受在與孩子在一起的學習時光，直到孩子下線才又轉化回照顧者，當然也需要原本的「在家工作」與疊加的「在家學習」中找尋平衡感。以下就四個面向做小結：

(一)母職兼代教師的角色轉換

孩子比平日花更多時間在媒體上，也接觸更多手機和平板電腦上媒體內容，在母親們發現孩子於線上學習的無聊與分心後，開始高度關注在家中的負面行為，增加對在家學習的焦慮感。一旦母親們決心投入代理教育者角色，意即承擔學校與教師賦予部分的要求與責任，母親們則會將負向焦慮轉向正向面對的態度，思考如何陪伴自己孩子學習，並更想要清楚自己的孩子需要什麼樣的學習方式。

(二)在家學習的表現

三級警戒最初幾天，學校常規與班級經營並非母親們的工作，當關注線上教學中孩子學習的感受、學習的態度、如何與教師互動等則在家中變得透明清晰。母親承擔部分代理教育工作時，會認真地面對孩子在家學習的表現，對孩子分享她們對線上課程的個人觀察，在能夠參與的作業與功課上也會共度學習時光。對於母親們來說，這種情況可能比回家簽聯絡簿、叮嚀繳交作業更密集頻繁，平衡對關照孩子在家學習表現的焦慮。

(三)反思學習方式

當母親在家觀察到教師專業知能仍是用學科認定方式去教學生，因而覺察到學校教師可能沒有足夠時間與精力去理解自己孩子需要用什麼樣語言、方式對待自己孩子。母親們進一步理解孩子想要回學校的期待，想要的是互動而非課程，想要的是不用一直關在屋子中移動，而是能夠與同儕同樂的情感連結與社會關係。

(四)覺察關係品質

當教師必須執行預設的教學常規，母職時間若能配合線上授課，則會提

醒孩子應有的態度與參與互動，但也因母親關注孩子個體性，當家庭與學校場域重疊時，更可能靈活運用時間去照顧孩子（不受學校常規時間限制而解放出新關係型態），凸顯母職以孩子為中心的特徵，也放大顯示親子與師生間的互動關係。

從母職面向來看，線上教學各種限制，觸動母親從為了克服無聊、維持專注力到思維孩子的個別化學習，轉變成代理教育者。母親們不僅對線上教室帶來的負擔感到無力，並對孩子在家學習的行為產生焦慮。在代理教育者期間的母親們，對孩子學習特別敏感，意識到建立常規與秩序的重要性卻感受到學校與教師在線上給予的支援不足，把照顧孩子個別化需求也融入在其信念與實踐，為恢復常態和積極的學習環境做努力。在此期間，企盼能因改善教室常規的僵化並增加育兒時光，進而建立更有選擇性安排，包括學校科目和對孩子有意義的經歷，為自己能在家中為學校開闢學習空間感到高興。

從教育者面向來看，線上學習揭示了傳統教學常規與日常實踐的反思。當失去了像學校教室一樣的社會空間，學校與教師對孩子的控制權相對減少，無論數位學習採取是同步或非同步，教師所安排的一切內容教材，包括自己的講授，充其量都只是「螢幕訊號」，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教學活動技巧也都在非實體空間下有其侷限性。同時，各種事件也觸發對學習反思，如為何要以「節」為單位去結構學習時間？班制下齊頭式進度與個性化學習該如何平衡？在場時間的有限提問與互動如何改善？等問題都值得深思。被迫的在家學習對教師教學習慣的反思，似乎也有可能解放教師在既存制度下結構化的教學現場，想像一種能與家庭合作的經驗探索與連結，思考如何有效引導對話與溝通，在「教得少」的情況下卻能觸發「學得多」的豐富性。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雖然本研究重點是母職成為代理教育者信念的轉化研究，但在疫情期間全職母職、工作母職等家庭內部結構與型態的差異比較也非常重要。然則，受限於自願參與本研究的母親，受研究旨趣的限制，意即，未能在自傳中敘

說自己與伴侶或家庭其他成員在孩子學習活動上的分工狀態。

未來研究建議上，或許能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學校機構建構的各種教材教法，以開放式資源提供給在家學習的家庭，並思考學校機構將家庭共同協作的可能性，能對學習時間與活動產生新的安排，想像未來學習的可能性；如果網路連結的不是知識材料而是社會互動，那麼家庭之間可以在各種議題上跨出學校，在家學習的專業發展社群，進而研發未來教育的論述與實踐，擴大學校與學習社群的觀念、資源與環境。

誌謝：本研究是國立屏東大學111年度前瞻引航未來新型態學術研究計畫《後疫情時代下在家上學的現實與未來》（NPTU-111-08）補助，特此誌謝。研究者感謝《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主編與匿名評審們的細心審查並提供寶貴意見，使得本研究論點更臻周延。特別參與本研究的母親們提供在家上學的第一手經驗與相關背景資料，使研究分析工作能對未來在家學習產生洞見與想像。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雅玄（2016）。如履薄冰？科技女性陷阱論述之研究。科學教育學刊，24（2），167-193。https://doi.org/10.6173/CJSE.2016.2402.03
- [Wang, Y.-H. (2016). The discourse of trap by women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4(2), 167-193. https://doi.org/10.6173/CJSE.2016.2402.03]
- 王叢桂（2004）。父母職責信念與工作價值觀。應用心理研究，22，201-216。
- [Wang, C.-K. (2004). Parenthood beliefs and work values.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2, 201-216.]
- 何粵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 [Ho, Y.-T. (2005). A probe on the methodology of narrative inquir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5, 55-72.]
- 杜宜展、李鴻章（2008）。母職角色與母職守門關係之研究。幼兒教育，292，25-47。https://doi.org/10.6367/ECE.200812.0025
- [Tu, Y.-C., & Lee, H.-C. (200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therhood and maternal gatekeep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92, 25-47. https://doi.org/10.6367/ECE.200812.0025]
- 沈翠蓮（2004）。台灣小學師資培育史。五南。
- [Shen, T.-L. (2004). *Hist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in Taiwan*. Wu-Nan.]
- 洪惠芬（2015）。新世代臺灣母親的處境與挑戰：就業母親在照顧與工作之間的文化矛盾。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3（1），87-149。http://dx.doi.org/10.6265%2fTJSW.2015.13(1)3
- [Hung, H.-F. (2015). The situ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new-generation mothers

- in Taiwa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employed mothers as caregiver and worker.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3(1), 87-149. [http://dx.doi.org/10.6265%2ftJSW.2015.13\(1\)3](http://dx.doi.org/10.6265%2ftJSW.2015.13(1)3)]
-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2）。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說研究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19-53。
- [Hung, R.-P., Chen, H.-T., & Chung, C.-C. (2012). The reality and truth of self-narrative research: A discussion on quality criterion.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56, 19-53.]
- 唐文慧（2011）。為何職業婦女決定離職？結構限制下的母職認同與實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5，201-265。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1112.0006>
- [Tang, W.-H. (2011). Why working women quit? The mothering identity and practices und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5, 201-265.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1112.0006>]
- 陳婷玉（2010）。當媽媽真好？流行婦幼雜誌的母職再現。《女學學誌》，26，33-86。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10.26.33>
- [Chen, T.-U. (2010).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in a popular maternal magazine.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6, 33-86.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10.26.33>]
- 曾意雯、賴麗敏（2022）。親子共學團對母職角色價值之影響研究。《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45，35-61。
- [Tseng, I.-W., & Lai, L.-M. (2022). A study into the influence of playgroup on the motherhoo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45, 35-61.]
- 馮丰儀、楊洲松（2022）。家長對COVID-19疫情下南投縣國小學童線上學習之反應調查。《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130，1-22。 [http://dx.doi.org/10.6137/RECT.202212_\(130\).0001](http://dx.doi.org/10.6137/RECT.202212_(130).0001)

- [Feng, F.-I., & Yang, C.-S. (2022). Parental responses to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Nantou County.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130, 1-22. [http://dx.doi.org/10.6137/RECT.202212_\(130\).0001](http://dx.doi.org/10.6137/RECT.202212_(130).0001)]
- 黃子舜（2021）。後疫情時代組織信任對學校教育之啟示。學校行政，135，249-263。 [http://dx.doi.org/10.6423/HHHC.202109_\(135\).0013](http://dx.doi.org/10.6423/HHHC.202109_(135).0013)
- [Huang, T.-S. (2021). The enlightenment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to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School Administration*, 135, 249-263. [http://dx.doi.org/10.6423/HHHC.202109_\(135\).0013](http://dx.doi.org/10.6423/HHHC.202109_(135).0013)]
- 廖浩翔（2021）。是媽媽也是社會學家——將母職日常作為研究養分的梁莉芳教授。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2，62-68。
- [Liao, H.-S. (2021). A mother as a sociologist: Professor Liang Lifang who regards motherhood as a research nutrient.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92, 62-68.]
- 劉敬芳（2011）。從女性主義探討台灣遠距家庭之母職經驗。家庭教育雙月刊，30，6-21。 <https://doi.org/10.6422/JFEB.201103.0006>
- [Liu, C.-F. (2011). Discuss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in Taiwanese long-distance families through the feminism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Education Biomonthly*, 30, 6-21. <https://doi.org/10.6422/JFEB.201103.0006>]
- 翟宗悌（2005）。一個身兼數職的母親的早晨：母職生活經驗分析。婦研縱橫，74，98-102。 <http://dx.doi.org/10.6256/FWGS.2005.74.98>
- [Jhai, Z.-T. (2005). Mornings of a multitasking mother: An analysis of live experiences of motherhood.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74, 98-102. <http://dx.doi.org/10.6256/FWGS.2005.74.98>]
- 歐紫彤、洪惠芬（2017）。「最理想」照顧安排？——文化解釋觀點。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3（2），1-77。 <http://dx.doi.org/10.6265/TJSW>

201712_13(2).01

[Ou, T.-T., & Hung, H.-F. (2017). What is the best choice of care model?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3(2), 1-77. [http://dx.doi.org/10.6265/TJSW.201712_13\(2\).01](http://dx.doi.org/10.6265/TJSW.201712_13(2).01)]

潘淑滿（2005）。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20，41-91。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5.20.41>

[Pan, S.-M. (2005). Images of Taiwanese mothering.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0, 41-91.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5.20.41>]

蔡淑真、李素馨（2019）。尺度跳躍：自學家庭的教育空間發展與地理過程。地理研究，70，79-108。 [http://dx.doi.org/10.6234/JGR.201905_\(70\).0004](http://dx.doi.org/10.6234/JGR.201905_(70).0004)

[Tsai, S.-C., & Lee, S.-H. (2019). I Scale jump: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 process of home school educa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70, 79-108. [http://dx.doi.org/10.6234/JGR.201905_\(70\).0004](http://dx.doi.org/10.6234/JGR.201905_(70).0004)]

鄭芳渝（2021）。COVID-19疫情下遠距教學困境與挑戰。台灣教育，732，83-89。

[Cheng, F.-Y. (2021).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distance teaching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732, 83-89.]

謝美娟、翁麗淑（2021）。當母職遇上教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2，69-75。

[Hsien, M.-C., & Weng, L.-S. (2021). When motherhood meets faculty.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92, 69-75.]

謝美娥（2009）。就業母親之母職經驗與就業策略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2（3），299-333。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909_22\(3\).0004](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909_22(3).0004)

[Hsien, M.-O. (2009). An exploration of motherhood experiences and employment strategies among employed mothers.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2(3), 299-333.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909_

22(3).0004]

佐藤學（2021）。學習的革命2.0：AI與疫情如何改變教育的未來（黃郁倫，譯）。親子天下。（原著出版於2021年）

[Sato, M. (2021).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ICT education in the post-corona era* (Y.-L. Huang, Trans.). Common Weal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Nelsen, J., Lott, L. H., & Glenn, S. (2020)。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解決日常教養問題1001種方法（陳玫姣，譯）。大好。（原著出版於2007年）

[Nelsen, J., Lott, L., & Glenn, S. (2020). *Positive discipline A-Z: 1001 solutions to everyday parenting problems* (M.-W. Chen, Trans.). Dah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7)]

(二)英文部分

Aboagye, E., Yawson, J. A., & Appiah, K. N. (2020). COVID-19 and E-learning: The challenges of students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2(1), 1-8. <https://doi.org/10.37256/ser.122020422>

Arnott, L., & Teichert, L. (2023). Family learning and working in lockdown: Navigating crippling fear and euphoric joy to support children's literacy.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cy*, 23(1), 35-72.

Davis, C. R., Grooms, J., Ortega, A., Rubalcaba, J. A.-A., & Vargas, E. (2021). Distance learning and parental mental health during COVID-19. *Educational Researcher*, 50(1), 61-64. <https://doi.org/10.3102/0013189X20978806>

Dimopoulos, K., Koutsampelas, C., & Tsatsaroni, A. (2021). Home schooling through online teaching in the era of COVID-19: Exploring the role of home-related factors that deepen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across European societies.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4), 479-497. <https://doi.org/10.1177/14749041211023331>

- Guterman, O., & Neuman, A. (2017). What makes a social encounter meaningful: The impact of social encounters of homeschooled children o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49(8), 778-792. <https://doi.org/10.1177/0013124516677009>
- Harris, E. A. (2020, June 12). How remote learning is breaking parent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7/nyregion/coronavirus-homeschooling-parents.html>
- Hutchison, K., Paatsch, L., & Cloonan, A. (2020). Reshaping home-schoo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17(2), 167-182. <https://doi.org/10.1177/2042753019899527>
- Kenzig, M. J. (2015). Lost in translation.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16(5), 625-628. <https://doi.org/10.1177/1524839915588295>
- Lapadat, J. C. (2017). Ethics in autoethnography and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 *Qualitative Inquiry*, 23(8), 589-603. <https://doi.org/10.1177/1077800417704462>
- Li, C., & Lalani, F.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hanged education forever. This is how.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ronavirus-education-global-covid19-online-digital-learning/>
- Markham, A. N., Harris, A., & Luka, M. E. (2021). Massive and microscopic sensemaking during COVID-19 times. *Qualitative Inquiry*, 27(7), 759-766.
- Rashid, S., Fayez, O., Ismail, H., & Khan, R. F. (2021). Digital social support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ivotal suppor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Research*. <https://doi.org/10.4081/jphr.2021.2148>
- Roos, L. E., Salisbury, M., Penner-Goeke, L., Cameron, E. E., Protudjer, J. L. P., Giuliano, R., Afifi, T. O., & Reynolds, K. (2021). Supporting families to

- protect child health: Parenting quality and household need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LoS ONE*, 16(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1720>
- Sarajlic, E. (2019). Homeschooling and authenticit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17(3), 280-296.
- Shin, M. (2021). Confronting (de)humanizing remote teaching practice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23(3). <https://doi.org/10.1177/146394912111035452>
- Soulen, R. R., & Tedrow, L. (2021). Students' frequency of access to school library materials in transformative times.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4(4), 622-629. <https://doi.org/10.1177/09610006211037721>
- Susilowati, I. H., Nugraha, S., Alimoeso, S., & Hasiholan, B. P. (2021). Screen tim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Learning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 Pediatric Health*. <https://doi.org/10.1177/2333794X2111017836>
- Vargas-Madriz, L. F., & Konishi, C.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tudent academic involv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chool belonging.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6(4), 290-303. <https://doi.org/10.1177/08295735211034713>
- Watson, A., Lupton, D., & Michael, M. (2021). Enacting intimacy and sociality at a distance in the COVID-19 crisis: The sociomaterialities of home-bas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78(1), 136-150. <https://doi.org/10.1177/1329878X20961568>
- Weaver, J. L., & Swank, J. M. (2021). Parents' lived experience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Family Journal*, 29(2), 136-142.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20969194>

